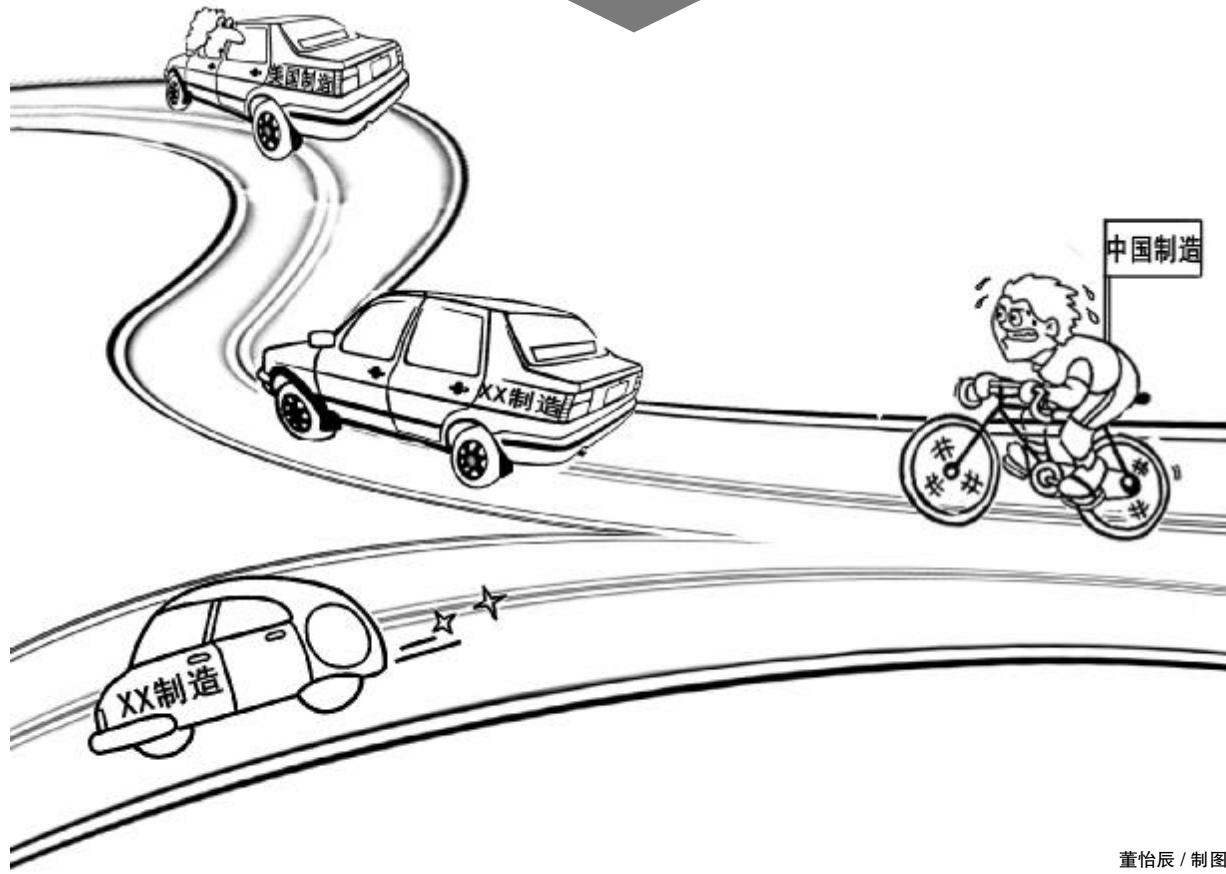


编者按:

与大型国企相比,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这从“非公经济36条”落实之难、见效之慢可见一斑。种种问题背后看似都有其现实原因,实则是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对非公经济的忽视,使其不得不面临再一次的破冰之旅。

有报道称近期国家决策层或将召开会议,有望组建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国家级管理机制与架构,将为中国经济重要份额的非公经济注入能量、舒展筋骨。为此,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关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创新等事关业界长远发展的紧迫命题。



董怡辰 / 制图

美国制造业部分环节陆续迁出中国,前7个月我国对美出口持续低迷,加工贸易比重下降,出口制造企业订单流失——今年,制造业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加剧了外界对于该行业的担忧。更有甚者,美国生产的筷子开始出口中国,这一个案传出令人不安的信息:美国正从低端和高端同时向“中国制造”发难。

美国制造业重调其亚洲布局以及中国国内自身的产业转移,助推“中国制造”加快酝酿一场转型升级的暴风雨。但对不少国内企业来说,长久形成的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心理依赖,似乎不容易戒除。

转型“游移”致制造业加速失血

□本报记者 张林

流失的不仅是订单

“都说工人给老板打工,我现在是给工人打工。”陈开枝说。陈是佛山市开信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每当他出现在工厂,这样的念头总会不受控制地跳出来,“别发不起工资、别没订单”。

情况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特别是对于这家有20多年光机电领域技术积累、产品全部出口欧美国家的企业来说。开信光电主营天文望远镜、瞄准镜以及LED探射灯。LED产品为公司近年转型的产物。

受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2010年,公司订单减少近80%。“两个主要的美国客户破产了。”陈开枝无奈地说。破产原因是美国经济不振导致消费者购买意愿减少,同时银行惜贷。今年,公司订单量虽有所回升,仅堪比正常年景而已。

事实上,迄今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制造业延续。

在造船行业,今年航运市场再度萎缩,中国船企获得的订单份额整体较差。许多高端船型价格及技术要求高,中国船企拿不到,被韩国人抢去不少订单。

普通船型的订单同样也不乐观。中船重工经济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韩光分析:“现在制造业对低碳、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在油耗、排放指标等方面,中国企业设计的船型与日、韩船型相比普遍存在差距。”

商务部今年一季度数据分析显示,今年中国进出口形势依然复杂,原材料价格、职工工资持续大幅上涨等因素将不同程度挤占企业利润,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更大。

数据显示,1~7月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下降。但商务部不支持媒体关于“大批出口型企业倒闭”的说法。

然而,外部环境的确变得日益严峻,人民币升值和国内成本上升,不断削弱中国出口

商品的价格优势。为生存而战,这种悲壮的情况已在制造业发生。

“我认识的人对搞企业越来越没信心,他们希望能收(被收购)就收,能卖就卖。”陈开枝说,在他周围有这么一股情绪。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武文生表示,由于国内制造业对当前的经济泡沫化倾向日益不安的感觉,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逃离实体经济。

转型的代价

经历“N连跳”之后的富士康不堪压力,决定逐步用机器人取代工人。这让它暂时离开了“血汗工厂”的诟病,有媒体称之为制造业“带血”转型。

陈开枝最近有些失落。美国客户动员他去越南合资建厂,他权衡再三还是放弃了。企业转型,他更希望在国内想办法,因为中国市场也是国际市场。最终,他把部分零件制造业务转向西部。

在订单锐减的去年,陈开枝曾想做国内市场。但现实很残酷,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不习惯从外贸转做内销。产品内销,首先涉及螺纹标准的英制(欧美)与公制(中国)的转换,仅此就要对工艺装备、检测设备、包装设计等进行彻底变更,需要不菲的投入。陈开枝就此打住。

化肥行业近年来受进口冲击和假货的影响,产业整合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复合肥行业正进入一个高成本、高价位的时期,行业形势不容乐观,产业整合势在必行。”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金正大主要从事复(混)合肥、缓控释肥等肥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与一般化肥不同,复合肥属于对肥料的二次加工,其上游原材料如氮、磷、钾等单质肥料占生产成本的80%以上。目前金正大的原材料主要依赖于外购,已成扩产最大瓶颈。

为此,金正大南下贵州斥资59.6亿元开

发磷矿资源,又与河南邮政共同投资建设肥料生产基地,推广新型专用肥料。

前者意在控制上游资源,降低运输成本;后者用于完善销售终端。“我们希望通过控制产业链实现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上述企业负责人称。

“现在制造业的外部环境并不好,这里的一些企业主靠出租厂房赚取租金,或者投资其他短期能盈利的项目,对企业自身的投入反而越来越少。”杭州西湖不锈钢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红翔介绍说。

袁的企业年产值200万元左右,规模不大却发展平稳。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去年公司经营接近零利润。他担心,虽然厨房设备行业对一般市场波动反应不太敏锐,但由于进入企业增多,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恶性竞争在所难免。转型之忧在行业内相当普遍。

对中国造船业而言,金融危机时期是一次难得的转型升级的机会。当时国际航运市场萎缩,新船订单减少。国内造船企业本可以借机苦练内功,研发高端产品。但不少企业忙着抢订单,抓紧开工挣钱。

韩光说:“如果当时国家再多鼓励一点,企业再多努力一点,也许就抓住了一次难得的转型升级的机会。现在,造船业发展很被动。”

对劳动力的“恐慌”

受人民币汇率、人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的优势正在减弱。在成本控制方面,民企做得差强人意,国企做得还不够。

一般而言,企业通过改进制造工艺、使用新材料,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但对于劳动成本的控制,有时候并不能“随心所欲”。况且,通过创新获得的机会远比单纯降低劳动成本创造的机会要多得多。

长期与制造业企业接触,武文生发现,有两种企业会觉得转型困难:一种是拿不到资源,无力转型;另一种是到手的资源太多,在风险管理、成本控制、项目驾驭等方面驾驭能

力不足,难以转型。

关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与规避措施的姜丽勇,在其最近服务的一家国内纺织企业在越南投资建厂的案例中发现,国内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因素过于紧张,而对于(投资)目标国家的市场环境则缺乏充分的认识。姜是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虽然越南(与中国相比)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但同时也有更糟糕的基础设施和金融配套。”姜丽勇说,关键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投资需要更加理性化。

“我们的企业已习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但对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成本上升、环境改变等发展趋势认识不足,也不愿面对这样的事实。”武文生说。

然而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可怕,他们更担心员工的技能不足、生产效率降低以及对企业缺乏认同。

转型升级涉及技术、人才和市场等因素。面对市场风险,许多企业对一般工人采取“自然减员”的办法,对人员来去不太在意。但如果技术人员走了,而企业老板又不掌握技术,那企业就会很尴尬,甚至“死得很快”。

“许多人抱着‘赌’的心态,想转到一些投资回报高的项目。”一位不愿具名的制造企业老板说。

武文生指出,投资房地产项目、进入资本市场等短期逐利行为,不仅不能充实壮大实体经济,反而会导致产业空心化。“挣快钱的项目毕竟不像实体经济能创造持久的社会价值。”他说。

“外部环境的严峻对单个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未必很大,但对产业界人心的影响很大,这增加了大家‘赌’的心态。”陈开枝强调,不能让“赌”的心态传递到整个产业。

转型升级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其难度对中小企业尤甚,其中政府支持能否真正到位,就如同企业是否由一个真正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老板掌舵一样,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产业提升事关中国未来

□本报记者 廖洋

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挑战,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姜旭朝日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坚持制造业和农业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同时推动传统产业调整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保障。

“再工业化”举步维艰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实现实体经济的转身与复苏。美国力图通过以此重振本土工业,一方面防止因制造业萎缩而失去世界创新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

“‘再工业化’的实现路径是以能源工业作为龙头来促进工业振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振兴的迹象。”姜旭朝则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商业化的新能源形式,因此只能在现有的能源范畴中进行改造。期望以能源工业带动经济起飞的梦想将很难实现。

同时,美国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衰落,受成本、市场、产业链、贸易分工等多种因素影响,想要恢复往日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工厂已变得非常困难。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是新兴产业的创立。但在IT和互联网时代之后,基本的经济形式能否发生颠覆性改变,甚至彻底带动全球产业的升级和发展,目前尚未看到类似的迹象。

姜旭朝指出,此次拯救全球经济的真正的发

动机是中国传统产业,而不是美国的能源工业。

强健“中国制造”

当前,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从低端到中高端产品的市场竞争的苗头正在显露。美国有强有力的科技力量支撑产业升级,当高科技与低端产业相结合,其低端产品会同样含有含金量。一旦形成规模,势必对我国产品造成冲击。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全世界都在推崇美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一些经济学家按照欧美主要国家工业化过程的指标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认为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如果美国没有次贷危机的爆发,如果没有美国总统奥巴

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我们可能不会反思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姜旭朝说。

为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同时面对“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的新挑战,姜旭朝强调,经济结构的变化首先应该按照经济规律来进行。应该强调任何经济体、任何国家都要坚持客观经济规律,而非一味地提倡某些产业、某类产业的发展。比如,不加限制地发展第三产业。

他表示,发展第三产业固然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其他两大产业不能合理支撑其发展,不能有效满足第三产业的产值需求,第三产业最终将会走向衰落。

因此,国内经济学者呼吁,我们应从“美国筷子”登陆中国的事件中,看到“中国制造”的潜在对手和风险,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惟其如此,才能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中国制造”能否平衡美中贸易逆差?

□本报记者 王剑

美国商务部一季度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对外投资下降和税收利润上升趋势,并被视为美“再工业化”战略正在生效,实体经济显示振兴的迹象。

尽管报告未明确提及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但也暗示美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回升。最近,美国一家工厂向中国出口筷子的新闻则刺激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理解: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中国都将遭遇美国制造业的有力挑战。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7月美对华投资降幅较大。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844家,同比下降4.74%,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9.4亿美元,同比下降19.17%。

“美国制造”存疑

“中国制造”的筷子登陆中国也许只是个案,但它是否预示着某种回归: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制造业重现于今天的美国,正实现着由过去把工业生产环节大量转移海外的“去工业化”到现在的“再工业化”转身。

“后危机时代的‘再工业化’是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过去‘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江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

“通过制造业回归来重振实体经济,需要举国之力,美国能否真正实现‘再工业化’值得怀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表示,新能源、新材料、科研开发是美国的优势所在,美国重拾传统制造业,必须有国内工业、金融资本的全力配合,但现在这两大大资本多转向风险小、盈利更高的产业,如服务业。

同时,在不断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的贸易保护、贸易壁垒必将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断反弹,美国要保持良好的贸易水平和竞争优势,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在未来国际贸易竞争中能否保持优势,也令人怀疑。

况且,美国发展低端制造业,必须通过诸如移民等手段保证有相对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情况真若如此,将引发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

中美贸易“微调”

今年1~7月,我国外贸中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同时,对美出口持续低迷,出口增幅连续3个月维持在个位数,反而部分新兴市场进口快速增长。

据上述数据分析,国内出口制造业正受到冲击,这与美国提振国内实业尤其是制造业存在关系。

余江认为,美国在个别领域需要低端制造业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而中国在某些高端领域正在形成优势并有望实现贸易输出,这并不能改变两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传统定位。“中国在若干产业的话语权有所提升,并不能改变整体竞争态势。”

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73年到1992年,20年间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为280.2亿美元。从1993年到2009年,中美贸易额从276.5亿美元增加到2982.6亿美元,加上1972年,18年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0583.36亿美元。虽然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是,顺差虽在中国,利润却主要在美国。

余江认为,美国高素质劳动力,强大的技术创新和创新能力,世界顶尖的理工科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群体,以及为上述组织提供有力支持的金融体系,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世界上最发达和灵活的资本市场等优势在金融危机中并未被严重撼动。

事实上,中国和美国互为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何茂春认为,互补性一直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但现在这一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如美国开始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关注,中国一些高科技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和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中国出口原材料、低附加值产品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变。这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在未来两国贸易中富有前景的一面。